

《收获》60周年纪念文存 珍藏版

长篇小说卷（1995）《收获》编辑部 主编

欲望的旗帜

格 非 著

收获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收获 60

周年
纪念文存 珍藏版

长篇小说卷 (1995) 《收获》编辑部 主编

欲望的旗帜

格 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欲望的旗帜/格非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收获》60周年纪念文存:珍藏版)

ISBN 978-7-02-013020-7

I. ①欲… II. ①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9450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程永新
责任编辑 甘 慧 张玉贞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05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020-7
定 价 7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巴金和靳以先生创办的《收获》杂志诞生于一九五七年七月，那是一个“事情正在起变化”的特殊时刻，一份大型文学期刊的出现，俨然于现世纷扰之中带来心灵诉求。创刊号首次发表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好像不只是缅怀与纪念一位文化巨匠，亦将眼前局蹐的语境廓然引入历史行进的大视野。那一期刊发了老舍、冰心、艾芜、柯灵、严文井、康濯等人的作品，仅是老舍的剧本《茶馆》就足以显示办刊人超卓的眼光。随后几年间，《收获》向读者奉献了那个年代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和其他作品，如《大波》（李劫人）、《上海的早晨》（周而复）、《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蔡文姬》（郭沫若），等等。而今，这份刊物已走过六十个年头，回顾开辟者之筚路蓝缕，不由让人感慨系之。

《收获》的六十年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十年间她曾两度停刊。先是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于一九六〇年五月停刊。一九六四年一月复刊后，又于一九六六年五月被迫停刊，其时“文革”初兴，整个国家开始陷入内乱。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再度复刊。艰难困顿，玉汝于成，一份文学期刊的命运，亦折射着国家与民族之逆境周折与奋起。

浴火重生的《收获》经历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洗礼，由此进入令人瞩目的黄金时期。以后的三十八年间可谓佳作迭出，硕果累累，呈现老中青几代作家交相辉映的繁盛局面。可惜早已谢世的靳以先生未能亲睹后来的辉煌。复刊后依然长期担任主编的巴金先生，以其光辉人格、非凡的睿智与气度，为这份刊物注入了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探索精神。巴老对年轻作者尤寄予厚望，他用质朴的语言告诉大家，“《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因而，一代又一代富于才华的年轻作者将《收获》视为自己的家园，或是从这里起步，或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发表在这份刊物，如今其中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新时期文学

经典。

作为国内创办时间最久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杂志六十年间引领文坛风流,本身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缩影,亦时时将大众阅读和文学研究的目光聚焦于此。现在出版这套纪念文存,既是回望《收获》杂志的六十年,更是为了回应各方人士的热忱关注。

这套纪念文存选收《收获》杂志历年发表的优秀作品,遴选范围自一九五七年创刊号至二〇一七年第二期。全书共列二十九卷(册),分别按不同体裁编纂,其中长篇小说十一卷、中篇小说九卷、短篇小说四卷、散文四卷、人生访谈一卷。除长篇各卷之外,其余均以刊出时间分卷或编排目次。由于剧本仅编入老舍《茶馆》一部,姑与同时期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合为一卷。

为尊重历史,尊重作品作为文学史和文学行为之存在,保存作品的原初文本,亦是本书编纂工作的一项意愿。所以,收入本书的作品均按《收获》发表时的原貌出版,除个别文字错讹之外,一概不作增删改易(包括某些词语用字的非标准书写形式亦一仍其旧,例如“拚命”的“拚”字和“惟有”“惟恐”的“惟”字)。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收入文存的篇目,仅占《收获》杂志历年刊载作品中很小的一部分。对于编纂工作来说,篇目遴选是一个不小的难题,由于作者众多(六十年来各个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作家几乎都曾在这份刊物上亮相),而作品之高低优劣更是不易判定,取舍之间往往令人斟酌不定。编纂者只能定出一个粗略的原则:首先是考虑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其次尽可能顾及读者和研究者的阅读兴味,还有就是适当平衡不同年龄段的作家作品。

毫无疑问,《收获》六十年来刊出的作品绝大多数庶乎优秀之列,本书不可能以有限的篇幅涵纳所有的佳作,作为选本只能是尝鼎一脔,难免有遗珠之憾。另外,由于版权或其他一些原因,若干众所周知的名家名作未能编入这套文存,自是令人十分惋惜。

这套纪念文存收入一百八十余位作者不同体裁的作品，详情见于各卷目录。这里，出版方要衷心感谢这些作家、学者或是他们的版权持有人的慷慨授权。书中有少量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暂未能联系到版权（毕竟六十年时间跨度实在不小，加之种种变故，给这方面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考虑到那些作品本身具有不可或缺的代表性，还是冒昧地收入书中。敬请作者或版权持有人见书后即与责任编辑联系，以便及时奉上样书与薄酬，并敬请见谅。

感谢关心和支持这套文存编纂与出版的各方人士。

最后要说一句：感谢读者。无论六十年的《收获》杂志，还是眼前这套文存，归根结底以读者为存在。

《收获》杂志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九十年代初期的上海。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将在这里举行。由于某种无法说明的原因，知识界对于这次会议普遍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仿佛长期以来所困扰着他们的一切问题都能由此得以解决。

| 目 录 |

第一章	1
第二章	42
第三章	83
第四章	127
第五章	159
第六章	197
尾声	219

第一章

预备会。代表们陆续抵达该市。在大会开幕前夕，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1

秋末的一天。曾山在睡梦中被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抓起电话，对方却已经挂断了。

时间已过了午夜两点。在这个时候，谁还会打电话来呢？屋外下着大雨，透过阳台的玻璃窗，他听见密密麻麻的雨点打在树枝上，落在花丛、遮阳布以及门房的屋顶上。一辆救护车冲开淤积的泥水，从楼下呼啸而过。在更远一点的什么地方，像是有几个人在雨中争吵，只是声音听上去不很真切。

作为哲学系副教授，曾山早就养成了凡事追根寻底的习惯。他知道这一习惯并非为学术研究所必需，而仅仅是智力活动遇到阻碍的明显征兆。那么，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呢？

他记得，从铃声响起到他拿起话筒这段时间的间隔并不太长，也就是说，对方很可能只是一时冲动，想通过电话聊聊天，临时又变了卦，因为时间毕竟已经太晚了。这样的情形是不难想象的，在他自己身上就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当然，不能排除电话线被大风刮断的可能，但曾山显然不太愿意做这样的假设。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电话的突然中断预示着对方遭到了暴力的胁迫。屋外的狂风大雨使这样的联想获得了一定的合理性：歹徒跳窗而入，女主人电话呼救……这样的情形原先较多出现于好莱坞式的凶杀片中，但在目前的中国，类似的案例倒也并不罕见。

在知道他电话号码的几个人中，他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他读博士生时的导师贾兰坡教授。身为这次学术会议的执行主席，为了应付繁冗的会务琐事，贾教授曾嘱咐他的几位弟子随时听候差遣。一周之前，曾山与导师之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当时，曾山将他精心准备的一篇题为《阴暗时代的哲学问题》的论文交给了大会筹备组，打算在会议上宣读。贾兰坡教授在读完这篇文章后，建议他“暂时不要将它公之于众”。师生二人因此发生了剧烈的争吵。曾山一怒之下便出言不逊，并声称他将不会参加这次会议。他的导师一时语塞，气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他从牙缝中挤出这样一句话来。至此，师徒二人原来小心翼翼维持着的微妙关系终于难以收拾。

昨天晚上，预备会议在图书馆二楼的报告厅如期举行。曾山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只得早早在床上躺下。虽然此前并无迹象表明那个顽固的斯宾诺莎的信徒会放弃自己的立场，曾山依然在暗暗盼望着导师通知他开会的电话。想到这里，他的心头掠过一阵从未有过的阒寂之感。

接下来，他想起了他的师兄宋子衿博士。近些年来，他几乎已中断了他的哲学研究，将兴趣转向小说写作，并渐渐地拥有了一批读者。与曾山相比，宋子衿与导师贾兰坡之间的关系则要亲近得多。这种亲近之感并非源于学术上的一致见解，而是他们各自躯体中流淌的血液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亲和力。他的论文作为本次大会的中心论题之一已被列入议

程，因此，他理所当然地出席了昨晚的预备会。

如果刚才的那个电话是他打来的，那么几乎可以断定，预备会议上一定出现了妙不可言的趣闻。一般来说，子衿不会放过任何冷嘲热讽的机会。那些迂腐不堪的学究们从全国各地聚集到这里，除了成批地制造笑话与丑闻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结果吗？

在曾山的记忆之中，子衿的电话或采访通常都与他身边的几个女人有关。对他来说，假如世上果真有天堂，那它一定是上帝原本不应毁灭的所多玛城。“只有与女人在一起，闻到她们身上的气味，我才会觉得安全可靠，”他常常这样为他疯狂的追香逐艳的行径辩解，“再说，你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为本次大会会务组的临时召集人，老秦在深夜两点打来电话的可能性很小，何况，他们两人平时交往很少。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样的可能，比如说，某位代表由于在发言时过于激动，突发心肌梗塞，急需送医院抢救（救护车尖利的叫声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他的这一玄想）；或者，一位学者深夜驾到，被雨水困在了机场。再说，预备会结束后留下的数不清的烟蒂、果皮、茶杯总得有人清理……

几天前，老秦在校园里碰到曾山，曾悄悄地将他拉到一边，对他的论文被贾教授否决一事表示了慷慨的同情。接着，他向曾山透露了一个秘密：“我们几个人已经酝酿了一个大计划，准备在大会期间付诸实施，你一个人知道就可以了。万万不可外传……”曾山不知道他所说的“我们几个”指的是谁，他对那个计划也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兴趣，只是稍稍敷衍了两句，便抽身走开了。

那么，电话究竟是谁打来的呢？

曾山知道自己已无法入睡了。他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点燃了一支香烟。他尽力使自己从这种无聊的自我折磨中解脱出来，但内心深处依然感到了隐隐的担忧。

用不了多久我们即可明白，曾山对电话的担忧并不是毫无缘由的。需要说明的是，他忽略了一个细节。也就是说，他最应该首先想到的那

个人恰好被他遗忘了。这种情形至多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假如我们的大脑注定要将某一事件遗忘的话，其中一定存在着我们尚不知晓的奥妙。

2

站在寓所的阳台前，曾山不知所措地将视线投向窗外。他的目光难得在什么物体上逗留，而只有从中辨认出过去岁月的标记、痕迹或气息时，才会朝它凝神观望。

槭树叶泛出红色，预示着初冬的将临；网球场上阒无人迹，表明泥地尚未晾干，煤气厂高高的圆塔耸立在远处，在它四周堆积的厚厚烟尘为一阵西风所吹散，天空再次呈现出它浅蓝色的质地，衬托出由树木、楼房、肮脏的街道编织而成的尘世图案。

多少次，曾山就这样看着张末从阳光下走来。她绕过网球场的一角，绕过那排漆成白色的护栏，出现在他的窗下。

有过多少次这样的清晨，伴随着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她轻轻地推开门，悄无声息地走进来，替他打开窗帘。他还没有来得及睁开双眼，亮晃晃的阳光就迅疾无比地照临到他的床头。

他一遍遍想象着这些残破的画面，吮吸着它的芬芳，徒劳地搜寻着它的踪迹，它所留下的嘈杂的回响。

张末来自一个医生的家庭。曾山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哲学系读三年级。开始，他只是远远地注视着她，留意着她的一举一动，但在暗中却突然加快了与妻子离婚的进程。

他第一次见到她，就被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味深深地打动了。那是一种消毒药棉的气息，它仿佛暗示了她的卓尔不群，却也证明了爱欲的存在。

可是，到了后来，他不再喜欢这股气息，甚至感到了憎恶。实际上他是不太习惯张末对于洁净的苛刻要求。在张末被迫放弃了用药棉擦

手的习性之后，他觉得酒精的味道依然在她身上萦绕不去。

“这仅仅是你的错觉而已，”张末曾这样提醒他，“你的判断力受到了记忆的愚弄。”

在他的记忆之中，张末的手里总是捧着一本书，那是辛格写的《卢布林的魔术师》，可总也读不完。或者说，她舍不得将它一下子就读完。

她告诉他，这本书是她最喜欢的两部小说之一。

“那么，另一本呢？”

“《堂吉珂德》，非常可惜，我已经将它读完了。”

对于书籍，张末自有她的一套见解。似乎一本书的好坏，要看它是否能够激起睡眠的欲望。她总也睡不够。

通常，她一旦坐于桌前，打开一本书，书页便不再翻动。她的呼吸越来越匀称，眼皮慢慢垂落，目光游移，让人难以捉摸。过不了多久，便会一头栽倒在书桌上，沉沉睡去。

有一次，在她睡醒之后，曾山问她为什么如此喜欢辛格的那本不起眼的小书。她想了想，告诉他，她十分喜爱魔术师给他的两匹马所起的名字。

“它们一个叫灰尘，一个叫灰烬。”

“那么，《堂吉珂德》呢？”

“驽骥难得。”她毫不犹豫地答道。

他知道她喜欢马。喜欢冰块和柠檬，喜欢幽蓝色的小花以及那些透亮的虚幻之物。

当然，还有用灯芯绒布缝制的背带裤。

她曾不止一次地央求曾山陪她上街去买一条背带裤。她在很小的时候就梦想能得到这样一条裤子，可他们每次上街，每次都是空手而归。起先，他还以为她的犹豫不决是因为她尚未找到合适的款式。时间一长，他才渐渐明白，她也许永远也不会真正买下一条背带裤，她只是看看它。用她的话来说：“我知道它在那里。挂在玻璃橱窗的木架上……”

对她而言，愿望的意义仅在于反复被提及，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无限延搁的快乐。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很少谈论哲学。在她看来，它过于严肃了，谈起来不免显得做作。“就好像我们真的能拿这个世界怎么样似的。”曾山反问她：“那么，在这个肮脏不堪的世界上，你对于纯净和安宁的渴望难道就不做作吗？”

“一点也不，”张末答道，“歌德就曾经说过，一切的挣扎、一切的奋斗、一切的呐喊，在上帝的眼中，只不过是永恒的安宁而已。”

在他们相识六个月之后，她第一次同意与他做爱，但随后就变了卦。那是一个下雪天。他将她推向床边的火炉前，她依然感到畏惧。她的目光躲躲闪闪，再次向他发出央求，就像一只受了伤的小鹿。而他则装着没有看见，未予理会。

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他能够感觉到她一夜没有睡好。

天快亮的时候，曾山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大雪在窗台上堆积了厚厚的一层，而炉火的灰烬早已熄灭。

借着拂晓的一缕熹微的寒光，他看见张末的枕下压着一册墨绿色的记事簿。他轻轻地将它抽出来，打开它。在第一页上，他读到了两行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写下的诗句：

I'm yours

and my dreams are yours

他似乎隐约记得，这句话是从《卢布林的魔术师》上抄录下来的，但还是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当时，他并未想到，这种喜悦的泪水同样是虚幻而不真实的，甚至是廉价的，仅仅是一种令人沮丧的错觉。

当曾山终于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和张末的婚姻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夕。他像是从一场冗长的梦中醒来。生活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正如卡尔维诺所说过的那样：一切都是静默的，暂时的，可替换的，树与石

只是树与石。

但他还是牢牢地记下了这句话，并将它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我是你的。我的梦也是你的。

3

早上八点钟，宋子衿博士准时来到了曾山的房中。他们相约一起去学校的专家楼看望一位来自沈阳的代表。

宋子衿看上去显得十分疲惫，就像是刚刚生过一场大病似的。他一进门就向曾山抱怨，由于这些天忙于接站，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睡过安稳觉了。一百二十一位代表目前虽然只到了八十四位，但接待工作已经出现了空前的混乱。

子衿接着解释说，现在看来，纯粹依照代表的职称来安排接待规格，并非明智之举。这样会得罪那些学术界的宿老。这些年来，学术界的變化很大，有些人不到三十岁便当上了博士生导师，而七十岁上下的退职副教授则大有人在。倘若兼顾年龄与职称，那么中年人则势必要做出相当大的牺牲。一般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无显赫的学术地位，又无相应的官职。事实上，这伙人并不那么容易打发。他们大都经历了“文革”残酷岁月的洗礼，看似憨厚朴讷，实则城府极深。

比如说，一位来自湖北襄樊的代表被安排在没有空调和浴室的招待所里，而他当年的学生，某社科院的副院长则偕同他的内眷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专家楼的套间。昨晚的预备会结束后，这个湖北佬忍气吞声地到他学生的住处洗澡，刚走进浴室，就因心脏病复发而晕倒了。别人将他弄醒后问他哪儿不舒服，他却一迭声地说他想不通。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事。这次大会共有七十八位代表预先递交了论文，将这些论文统统拿到会议上去讨论是难以想象的，这些年，由于经费所限，学术会议的举办要看赞助厂家的脸色行事，难怪大伙心里都憋

足了劲。在决定大会发言者名单时，贾兰坡教授也为此伤透了脑筋。

“你知道，在如今这个年月，轮到学究们说话的机会毕竟已经不多了。”

“我托你打听的事情怎么样了？”曾山问道。

“我查遍了报到处的名录，没有找到她的名字，也许，她这会儿正在路上呢。”

听师兄这么说，曾山的脸上掠过一丝使人难以察觉的抑郁之色。随后，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昨天晚上两点，你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

“两点？我那会儿正在专家楼帮那个湖北佬穿衣服呢。你不知道，他的袜子有多臭，”宋子衿停了片刻，又问道，“那么晚了，有谁还会给你打电话呢？”

“我也不知道。我听到铃声就拿过话筒，可对方却挂断了。”

“也许是电话串了线。”

“我想也不会有什么事。昨晚的会开得如何？”

“我也正想和你说这件事。”宋子衿不安地看了曾山一眼，手指夹着一枚镍币在桌面上不停地转动着。

“这个会开得有些蹊跷，似乎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是我过于敏感了。”

昨晚的会议本来定在六点开始。因为它涉及未来十天的议题和议程安排，代表们都准时来到了图书馆二楼的报告厅。可到了七点半，大会执行主席贾兰坡教授还迟迟没有露面。有些代表等得不耐烦了，就早早退场，去舞厅跳舞去了。

大会的秘书长不时地看着手表。最后，他也失去了耐心，便将我悄悄叫到一边，让我去贾教授家中看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的变故。我骑着自行车刚刚来到家属大院的门外，迎面碰上了贾师母。她正装扮一新，兴冲冲地赶往大礼堂。她是工会主席，又是校妇女合唱团的领唱，

这阵子正在忙于元旦歌咏大会的彩排呢。

我拦下她，问她贾教授去了哪里。她听罢吃了一惊，诧异道：“这个死鬼不是去图书馆开什么会了吗？”我告诉她，代表们都已经是在会议厅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了，可一直未见贾教授的人影。师母笑了笑：“我知道他去了哪里。不过咱们别管他，你来帮我看看，我穿这身衣服上台是否合适。”我告诉她，裙子的颜色亮艳了一些，不过也许可以出奇制胜。

我按原路返回图书馆，远远就听见导师已经坐在讲台上发言了。

你知道，导师平常是一个既练达又朴鲁，既谨慎又疏狂的人，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是他的拿手好戏。可是这一次，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心智已经完全失控。好像他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或者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他说话语无伦次，以至于在引用斯宾诺莎的言论时，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误。有好几次，他不得不中断发言，呆呆地坐在讲台上发愣，仿佛他对自己心慌意乱全不在意，也不加掩饰。

过了一会儿，大会秘书长终于面红耳赤地来到讲台前，与导师耳语了一番。我想他大概是在问他是不是需要休息一会儿。因为秘书长本人也深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贾兰坡教授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将会直接影响到本校哲学系在全国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但贾兰坡先生用力推开了他，表明他能够应付眼下这种多少有些令人沮丧的局面。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贾兰坡先生突然中止了发言，并从讲台上站起身来，他说他要离开一会儿。

我们还以为他想要上厕所。可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到报告厅里来。

我记得，就是在那阵子，天空滚过了一道雷声，接着就下起了大雨。

曾山点点头，表示他也听到了昨晚的雷声。在与人交谈中，曾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矜持的习惯。只有当他同意对方的观点时，才会微微颌首。他知道师兄在讲述某一事件时总有一种夸大其词的习惯，但他的话还是让自己感到不安。